歷史與空間

當代仍然有隱士

■王淼

所謂「隱士」，在我的心中一直是高人逸士的代名詞，但無論是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的伯夷和叔齊，還是「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淵明，隱士，作為一種文化傳統，好像早已隱沒在時光深處，那些因超然不群而最終被寫入正史的隱士們，也大抵只是為後世留下了一些漸行漸遠的背影而已。那麼，中國當代究竟還有隱士存在嗎？如果有，他們又是以一種怎樣的方式生存在這個世界上呢？對於這樣一個問題，有人做出了十分肯定的回答：有！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做出如此肯定回答的並不是深諳傳統隱士文化的中國學者，而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美國人——一位熱愛中國隱士文化、並被傳統隱士的生活方式所深深吸引的美國人，他的名字叫比爾．波特。

■《空谷幽蘭》（美）比爾．波特，明潔譯，當代人民出版社

比爾．波特肯定中國當代仍有隱士的存在並不是信口開河，而是他經過了大量的田野調查之後所得出的結論。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起，身兼作家、翻譯家和漢學家等多個頭銜的比爾．波特即長期定居於台灣和香港，他於八十年代後期開始頻繁出入於大陸各地，一方面將中國古代佛教典籍翻譯成英文，同時為歐美讀者撰寫大量介紹中國風土文物的文章和遊記；另一方面則追尋隱士的蹤跡、親身探訪隱居在終南山等地的中國當代隱士——在此基礎上，比爾．波特寫出了一部有關中國隱逸文化及其傳統的產生和發展、與中國當代隱士生存現狀相對照的專著，他為這部專著起了一個寓意深遠的名字：《空谷幽蘭》。

比爾．波特的「尋隱之旅」起始於中國古代的佛教中心大河，但是，在那裡他並沒有找到自己心目中的隱士，直到他來到被稱作「隱士的天堂」的終南山時，他才終於如願以償。在極短的時間內，比爾．波特的足跡幾乎遍及終南山所有能夠到達的角落，他採訪了許多隱居其間的佛教徒和道教徒，與他印象中的隱士大相逕庭的是，這些現實生活中的隱士遠沒有他想像中的那般浪漫，他們的處所並不是「在雲中，在松下，在塵世外」，他們當然更不是「靠着月光、芋頭和大麻生活」，相反，他們過着最為原始的日子，忍受着常人所難以忍受的孤獨和貧寒。正是通過比爾．波特的走訪，我們終於知道，在這個物慾橫流的時代，仍然有很多人不為所動，自覺遠離這個充滿各種誘惑的花花世界，甘守清貧、潛心自修，去追求自己理想中「純粹的生活」，或者如他們所說的去尋找一種「合乎正道的生活」。

比爾．波特的《空谷幽蘭》既是一部探討傳統隱士生活方式的文化書，同時也未嘗不是一部樣合着作者獨特人生感悟的智慧書。比爾．波特不僅在書中追述了諸多中國古代著名隱士的生平事跡，用以印證隱士作為一種文化傳統的歷史淵源；他還對隱士的社會身份及其本質進行了多角度與全方位的探討。應該說比爾．波特對於隱士精神的把握和理解是非常準確與深刻的，他說：「道德和政治之間的矛盾是隱士傳統的核心。」是從社會的層面觸及到隱士文化的本質；他說：「只要你不受恶望的困擾，只要你的心不受妄想左右，那麼你是出家人還是在家人，根本沒有什麼區別。」則是從個人的層面觸及到隱士文化的本質。事實上，無論是從社會的層面、還是從個人的層面，如果沒有身臨其境的切身感受，比爾．波特都是很難做到這一點的。

古人云：「小隱隱於野，大隱隱於市。」我個人覺得，隱，與其說是一種行為，不如說是一種心態——就像陶潛明所說的那樣：「心遠地自偏」——地偏，並不重要，心遠，才是關鍵。或許，這也同樣是比爾．波特想要告訴我們的吧。

琴台客聚

我眼中的曹又方

彥火

一雙眼睛常常帶着媚人的微笑，鵝蛋形的面龐，細白的皮膚，血色也好得很，……一雙迷人的大眼，瞳仁很黑，老在凝視着什麼似的大眼，本來是長方的臉，因為高那頂圓帽子深覆在眼上，所以看去彷彿是帶點圓味的樣子。兩三年的歲月，又把她那兩條從鼻側斜拖向口角的紋路刻深了。

曹又方走了。走得有點突然，報載是於三月二十五日凌晨在台大醫院撒手，享年六十七歲。說曹又方走得意外，是她患了二次癌症，都能怒強地挺過去，柏楊曾有「永遠不會死的奇女子」之說。

她在台灣和海外旦富盛名。熟悉她的香港讀者並不多，我早在香港三聯書店策劃一套《海外文叢》，曾收入過她一部長篇小說，書名《過去集》，所描寫的「那婦人」，她將因為又拍了《唐山大地震》，曹又方酬，太貴了，他拍的「鬼子」，享有「國際電影獎」。

她是一位詩人，她講話很文文雅雅，她寫文章也很文文雅雅，她的文才的海外編輯，李藍小說寫得好，也是一位事業型的女性，在紐約開過一爿精品店。

我第一次見到她，眼簾中映現了郁達夫的形象，她戴着一頂黑色的圓帽，頂上有一個大、卻很黑的、彷如龍眼核、令人感到點深不可測、也許頭髮原來就不很多，她喜歡戴帽。鵝蛋皮膚白膩、細長的眼、眼梢微微地向下垂着，加上黑色或紫色的絨帽，頗有一脈奪人的高貴氣派。她講話很溫和，不徐不疾，語調溫柔而不緊張，有點生硬的、知名度很高的、也有一點點不俗女強人。

這與我和她見面之前的傳言反差很大。我南到紐約時，不少文友便告訴我，她性格萬千，美不可方物，有多大多大的，「男人緣」，頗讚了不少男人……。較為人聽聞的有知名詩人楊牧寫情信寄意被拒；大才子劉大任為了追求她，也有好事之徒，把她形繪為百分之百的「壞女人」，甚至說她是「輛公共汽車，歇後語不言而喻」，都有意思的味道。

以上都是傳言。在日常的交往中，她例外。我當年也在《中報》副刊寫稿，她對作者特別好。她嗜好外食，經常請作者一起去尋美食，我當時是一介苦學生，間間也吃過她不少飯。

她住在紐約皇后區，我住在Bronx，離她一站地鐵路程。偶爾她有什麼好吃的東西，如從哪裡買來了一筐大閘蟹或一塊上好的金華火腿，她都會打電話給我。我便帶一張嘴，乘一站地鐵去吃個飽。

她是一個有潔癖的人，沒有保姆，養有一隻毛茸茸的黑貓，家裡打掃得一塵不染；她對飾品、服裝或盆栽，都經精心設計，她對每一件傢俬或擺設或盆栽，都有一種溫馨、雅趣、和諧的感覺。

她生於上海，自幼隨父母居。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在紐約創辦《紐約中報》，副刊主編。她，她是紐約的「中報人」。

時，張中文報章的副刊，都是由台灣去的女作家主編，十分出色，允為城中佳話。其餘二位是美洲《華僑日報》的王渝和《北美日報》的李藍。王渝是一位詩人，她是最早得獎的，也是一位文才出眾的女性。

《過去集》所描寫的「那婦人」，她將開拍的《唐山大地震》，曹又方酬，太貴了，他拿了份拍，她收了千萬片酬，哪用拍這麼多錢？她喜歡戴帽。鵝蛋皮膚白膩、細長的眼、眼梢微微地向下垂着，加上黑色或紫色的絨帽，頗有一脈奪人的高貴氣派。她講話很溫和，不徐不疾，語調溫柔而不緊張，有點生硬的、知名度很高的、也有一點點不俗女強人。

這與我和她見面之前的傳言反差很大。我南到紐約時，不少文友便告訴我，她性格萬千，美不可方物，有多大多大的，「男人緣」，頗讚了不少男人……。較為人聽聞的有知名詩人楊牧寫情信寄意被拒；大才子劉大任為了追求她，也有好事之徒，把她形繪為百分之百的「壞女人」，甚至說她是「輛公共汽車，歇後語不言而喻」，都有意思的味道。

以上都是傳言。在日常的交往中，她例外。我當年也在《中報》副刊寫稿，她對作者特別好。她嗜好外食，經常請作者一起去尋美食，我當時是一介苦學生，間間也吃過她不少飯。

她住在紐約皇后區，我住在Bronx，離她一站地鐵路程。偶爾她有什麼好吃的東西，如從哪裡買來了一筐大閘蟹或一塊上好的金華火腿，她都會打電話給我。我便帶一張嘴，乘一站地鐵去吃個飽。

她是一個有潔癖的人，沒有保姆，養有一隻毛茸茸的黑貓，家裡打掃得一塵不染；她對飾品、服裝或盆栽，都經精心設計，她對每一件傢俬或擺設或盆栽，都有一種溫馨、雅趣、和諧的感覺。

（之一）

圖：作者提供

山岸會：日本的「共產主義社會」

百家廊

劉燕

日本戰後物質匱乏，農產品單一，作為主食的大米需要依靠進口，雞蛋為高級營養品。

上世紀五十年代，一位養雞能手山岸氏忠藏（1901－1961）提出「一粒米都不要進口就能吃飽的好方法」，他使用雞糞肥土，促進稻米增產，將稻米屑、米糠、作物的莖、葉等不要的部分作為雞飼料循環，稱為「動物、植物、人類整體循環農業法」。山岸年輕時熱衷於探究真理，對共產主義理想有共鳴，不願將自己的獨特的養雞技術成為謀取個人私利和暴富的手段，正好此時一位叫和田義一的政府農業技術改良人員正在摸索糧食增產法，在全國各地調查，立即請山岸已代歌到農協舉辦講座；1953年成立「山岸式養雞普及會」，1956年，在京都光明寺舉辦「山岸主義特別講習會」，將養雞法與他的農本主義、大自然人思想、社會革命、幸福理想結合在一起。

生活一體化 經營一體化

1958年山岸與他的志同道合者20多人一起，變賣所有的家產，以三重縣伊賀市春日山開拓了第一塊「實顯地」，意為「山岸理念實踐精神的顯示」，創立了「生活一體化，經營一體化」的獨特的「農業公社」生活模式，強調大自然與人類的和諧，用自己的雙手創造物質財富，消滅私有，創除私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其後，「實顯地」發展迅猛，除了在日本本土南至九州、北到北海道30個「實顯地」村落之外，在美國、瑞士、澳大利亞、巴西、韓國、泰國六國有「實顯地」，「實顯地幸福村」的會員稱為「村民」，人數達十萬之眾，進入山岸會，會員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皆可無憂。他們有自己的集體公墓。今天，山岸會已成為日本國內最大的多種經營農業組合會。

山岸會生產和生活資料全部公有，村民共有「一隻錢包」，沒有官位，人人平等，各盡其才，各顯其能，不計報酬，不計名利得失。

山岸會以農業為主，牧業、養蜂、乳製品、肉類、蔬菜、水果、木材加工、有機肥料製造、建築、運輸為主，在日本國內和國際市場都頗具影響。

村民物質生活十分富有，我們參觀的位於三重縣的豐里「實顯地」2005年度的銷售額為58億多日圓，相當於4億人民幣。但村民們不比吃、不比穿、不比開、不講排場。在精巧的日式庭院中，有集體食堂，透過一面巨大的玻璃可以一邊吃飯一邊欣賞窗外景色。村民一日兩餐：上午10點和下午4點，簡樸而具營養。我們去的那天，村民的午飯是：白米飯、大醬湯、煮蘿蔔，還有一些鹹菜。真正的粗茶淡飯。大長方形飯桌十人一桌，自由組合，中間放着本製飯桶，飯米張口，依來張口，在來張口，沒有剩下一粒飯粒。每天的飯菜請由廚師決定，個人無特殊理由，不得挑三揀四。除了茶和白水以外，禁止抽煙飲酒。兩餐之間，零食處放置着麵包、餅乾、牛奶和各種飲料，休息處到處放置着水果和咖啡，自由取食。老人配置有特殊的食譜。

山岸會有自己的內科、外科和牙科醫院，村民涵養所理有結婚和葬禮儀式場，定期舉辦茶道等傳統文化講習，上映電影和傳統藝能演出。洗衣房裡有專人洗衣後衣補衣，按編號送取，村民春夏秋冬的衣被都放在一起，各家一單元格子。婚嫁禮儀或者外出的衣服首飾、提包鞋子都集中在存放館，登記一下，隨便使用；我看到一些有如「香奈兒」、「路易比登」、「古奇」國際名牌的提包和金銀首飾，都是入會時自動充公的。村民的集體宿舍裡都是簡單公寓型，根據人口分配，一房一廳或者兩房，沒有廚房和浴室。村裡有大理石的公共浴室和桑拿，還有扇柏樹的木料製成的小浴池。日本人認為一天勞動下來，泡扇柏樹浴槽是人生最大的享受。山岸會有很大的燈光棒球場，他們的球場已被列入當地比賽專用球場，他們出租給政府，年年賽程安排很緊，村民自己在晚上使用。閱覽室內有山岸會內部交流通訊《研鑽》，也有《朝日新聞》、《每日新聞》、《日本經濟新聞》。電腦房裡並排五六台的電腦，可以上網聊天，發電子郵件；車房裡有各種牌子和型號的汽車，只要去登記一下，隨便開哪輛。

與他人和自然共存共生

山岸會沒有退休制度，老人院叫「醒老院」，原則是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沒有能力工作的就可以入住。這裡的老人意氣風發，老有所終，終有所美。因此不像外面的老人福利院，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結果更加老年癡呆。心理學家河合肇雄創立的「益救精神療法」很受日本社會的歡迎，實際上，山岸會的親近大自然、順應四季的農牧業，就是天然的「益救療法」。因為只有從事農業、人才能感受四季風雨，理解別人，理解自己，與他人和自然共存共生。

我們參觀了擁有1300多頭的牛圈、2000多頭的豬圈、數萬隻雞的雞舍，大吃一驚的是居然毫無臭味。比如，牛圈的地面鋪一層附近木頭加工場的木屑，既起到了消臭作用，又能使牛糞和木屑混合，成為良好的堆肥原料。將豆腐渣、杉樹皮等樹枝粉碎後攪拌一起，充分發酵後，大量補在豬舍裡，不使用農藥，提高了豬的免疫力，又減少了疾病。山岸會的農牧業循環不僅最大限度適合人與自然，而且最大限度地適應動物與植物的一體化循環，他們稱之為「和」的調和與和諧農法。

山岸會有自己的幼兒園和學習大樓，號稱「大學院」，以自主學習為主，開設農牧業等知識講座，也當常請外面的學者專家開講座，同去的山田教授松山先生的道役酒店吃飯住宿，也遇到一位嫁到日本的女人。她因為在家中閒得寂寞，便到這酒店餐廳來做小籠包，由她做的包點地道，閒出了名堂，每月也能賺十十、二萬日圓，算挺不錯。她的丈夫是建老頭，曾在東京做過廚師，在日本中國人的鄉愁想很重，也不會日語